

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

中国现代
短篇小说选

1918—1949

第七卷



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

00108

中国现代 短篇小说选

1918—1949

第七卷

中国社会科学院
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(七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580,000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6 插页 2

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00,000

书号 10019·3100

定价 2.25 元

第七卷

目次

谭虎	
“四斤半”	1
峻青	
小侦察员	11
鹿特丹	
儿子	16
潘之汀	
满子夫妇	24
李古北	
未婚夫妻	30
茵子	
纠纷	44
刘澍德	
塔影	74
钱钟书	
猫	85
黄药眠	
古老师和他的太太	134

金 近

逃学173

陆 地

钱182

王若望

吕站长204

李 季

老阴阳怒打“虫郎爷”227

丰 村

江奇峰上校236

洪 林

莫忘本261

曾 克

爱273

战地婚筵290

罗 丹

飞狐口305

孙 谦

村东十亩地325

肖也牧

货郎334

林 蓝

红棉袄347

韦君宜

三个朋友364

刘 石	
真假李板头	374
俞 林	
老赵下乡	384
家和日子旺	423
臧克家	
牢骚客	438
冯 牧	
新战士时来亮	463
丁 易	
择婿	480
李 庄	
仇恨	495
思 基	
解放时候	512
韶 华	
北大荒的故事	531
方 青	
高祥	540
于黑丁	
区委书记	552
杜 埃	
番娜	566
束 为	
红契	575

陈残云	
受难牛	584
西 虹	
英雄的父亲	590
周而复	
生与死	603
西 戎	
喜事	618
刘白羽	
无敌三勇士	623
政治委员	635
秦兆阳	
老头刘满囤	651
炊事员熊老铁	658
柯 岗	
他回来了	671
李 纳	
煤	679
江 帆	
和解	693
马 烽	
金宝娘	706
白 刃	
太阳医生	721
杨 沫	

穷光棍结婚	736
柯 灵	
霍去非	750
张志民	
再等等	770
逯 斐	
兄弟俩	777
立 高	
战友	785
管 桦	
旷野上	796
方 纪	
一个人怎样会变得聪明起来	815

“四斤半”

谭 虎

“四斤半”象持枪一样提着自己的镢头，离别政治委员；政委送到门口，微笑着重复刚才的话：

“一定得到一营去创建一个模范班、模范连啊！”

“记着的，记着的！”

“四斤半”行了一个举手礼，政委伸出手来，“四斤半”有点局促，帽檐上的手还没有回到右腿上，就飞去捉住那只手了，握得很紧，然后退后几步，再敬了一个军礼，走出了司令部。

他的背包快要从肩膀上滑下去了。他放下镢头，两只手捉住背包的绳，用力向颈项靠紧。不提防绳子勒住了左胸前的奖章，发出了轻微的金属响声，他的心弦跟着震动了一下，他以为延安发给他的奖章，滚到地下去了。他钩头一看，却还好，四个奖章仍然在胸脯上闪着光：两个圆的，一个菱形，一个长方形；四个都有毛主席的像，都写着“劳动英雄”四个字。

“四斤半”嘘了一口气，背上镢头，又往前走着。他觉着这把镢头现在轻得多了，要是去年开荒时也这么轻，至少可以少流几滴汗。但他随即又这样想着：要真是那样的话，又有什么好呢？不用说这把镢头去不了延安，连我“四斤半”也不会这么出名……

他记得去年开荒时，团里特别给他打了一个镢头，四斤半重，连上的人又羡慕他又嫉妒他，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“四斤半”。“四斤半”挥动四斤半的镢头，去年一年单独开了一百一十亩生荒，名气就更大了。他的这把镢头，开荒以后，只剩下了三斤七两，延安生产展览会特征集为展览品之一。英雄的镢头跟英雄自己一样，在广大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一个声音又在他耳朵里响起来了：“到一营去创造一个模范班、模范连……”他听得清清楚楚，是政治委员的声音。去年好不容易在二营搞好了一个班，有了一些基础：如果今年不调动，仍回二营，创造一个模范连，还多少有点把握；可是，政委一定要把他调到一营去，政委说：“二营劳动英雄多，创造模范班、模范连，不算难；调你到一营去，要在一营也创造模范单位出来。英雄的本领，应当是，‘英雄到哪里，哪里就出现模范单位’。”他对这个任务感到担心，一来人生面不熟，二来他去的连又是工作比较薄弱的连。他问自己：“我有多大本事呢？连长指导员搞了年把两年，还没转变好，我一个战士，一去就能转变好吗？就能创造模范班模范连吗？延安这么看得起我，首长这么看得起我，叫我去创造一个模范班，完不成任务，丢人哪！……”他感到脸上有一股热气，热辣辣地；对面迎来一股风，把这股热气吹跑了，路旁一棵杏树枝上的残雪，随风掉下来，一片正好打在他的脸上。这一来，把他的思路打断了，他看见周围的景物：深沟的雪仍然很深，山岭上却可以看见片片的黄土，左边是一片梢子地，那是狼牙刺。他似乎闻到了一股土地的香气。

“我刚才在想什么？”他问自己，“创造模范班？对啦，创造模范班！我‘四斤半’今年就累死在地里，也要创造一个模范班出来！一定要争这一口气！”

二

小庄子外面静静的，狗也蜷伏到窑内去了。

“四斤半”走近出烟的窑洞，只有右边的窑里，一头正在嚼着草的毛驴，抬起头，带着疑问的神气望了他一眼。

他一直推开窑门走进去：“老乡！借火抽口烟。”他一面说明来意，顺手把镢头从肩上滑下来，搁在土炕边。窑内只有三口人：一个中年妇人，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；旁边，靠窗户是一个男孩，手中拿着一本《庄稼杂字》；炕头灶旁，一位中年男子坐在一条短凳上，嘴里含着一支尺来长的烟管。他向进来的人瞟了一眼，不见政府来的“公家人”，而是一个“当兵的”，衣服穿的整整齐齐，一身灰色，只有帽子是黄呢子的，扎绑腿，结带带，背背包，可没有带枪，带着一把镢头。

他从嘴里抽出烟管，左手掌把烟嘴子擦了擦，送给客人，冷冷的说：

“吸吧。”

“四斤半”从口袋里抽出一包纸烟，回答说：

“不，我有烟。”抽出一支先递给老乡，“吸这个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不。”

两个人争让的时候，炕上的小孩子忽然有所发现似的，从炕上滚下来，拿起“四斤半”的镢头喊：

“大！妈！看，好大的镢头！”

大站起来，从娃子手里接过镢头，提两提，似乎是谁也不问的说：“怕有三四斤重吧。”

“三斤七两。”镢头的主人吐了一口烟。

老乡把镢头这样看那样看，镢头已经用薄了，两面都发亮，镢把也是光溜溜的，在握手的地方凹进去了一个深槽。

“你们队伍上同志真‘挣’，镢头都是这样重！”

“这就算重？”

“不重？三斤……三斤七两是不是？三斤七两，自古没有过。娃他妈怕也提不起来，提起来怕也掏不下两下。”

“说我呢？你能掏几下？”她笑问着。

“我们队伍上，还有更重的呢！”

“听人言传过，说一营有个劳动英雄，叫‘四斤半’，四斤半，可不是说他身架四斤半，哈哈，是说他的镢头四斤半，都说那‘四斤半’挣得很，一天掏六亩地，把牛都气死了，是真的么？”

“四斤半”高兴得要笑起来，但他仍压抑住笑，说：

“我也听过的。”

“还说他去年开了一百一十一亩生荒，当了特等劳动英雄，去延安见毛主席呢？”

“对，对！他那把四斤半镢头，开完一百一十一亩生荒后，剩下三斤七两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老乡怀疑的问。

“真的！我亲眼看过。那个镢头还送到延安开展览会呢。”

“有福气！咱们也见见‘四斤半’才开眼界啦。”

“有啥看的，看不是跟我们一样。”

“跟你们一样？”老乡从头到脚打量着“四斤半”，发现了他胸上的四个奖章。

“对，跟我们一样。”

“你的镢头，也是——也是三斤七两！”

“我已经告诉过你了。”

老乡满脸都笑了，但他的嘴还没有笑，两眼看定穿军服的：“你——你就是——就是‘四斤半’？”

“四斤半”微笑着摇摇头。

“大，是的。”小孩踮着脚伸长颈子，两手抓住“四斤半”的衣服，注视着他的奖章，“牌上写着‘劳动英雄’呢，我认得。”

全窑都欢腾起来，笑着，妇人手里的鞋底掉到炕上去了，蹲伏在角角上的狗，这时也站起来，嗅着，摇着尾巴。

“……有眼不识泰山，好我的‘四斤半’呢！”

“四斤半”拿着馒头就要往门外走。小孩拖着他的脚，大人拉着他的袖，女人抢着馒头，黄狗拦住在门口。

“好我们同志呢！不忙走，不忙走，吃了饭去。”

“好容易才看到劳动英雄呢！”

“不准走！不准走！”

三

“四斤半”到了连上。连长叫九班长来，领他下到第九班。

全是生人，全是冷淡的面孔，只好跟班长拉话。他解开背包，拿出一盒新烟，给班上同志每人递一枝。

“劳动英雄特殊化，连馒头也特殊化！”说话的是一个黑脸瘦个子。他把“四斤半”的馒头提了一下，又轻蔑地放回去，因为力量用偏了，馒头把睡到地下去了。

“我说黑猴！也给你这样的一把馒头，你能当上劳动英雄不？”

“劳动英雄！——劳动狗熊！”黑脸瘦个子回答。

“四斤半”知道这个黑脸瘦个子，就是叫作什么“黑猴”的，很

注意的看了他几眼。

“你才不是狗熊啦！你是猴熊！”

“哈哈！”一阵笑声波动着满窑的纸烟的烟雾。

“四斤半”不理睬他们，又从背包里取出一叠笔记本、一打铅笔，交给班长，说：“冬训好学文化，这点小意思，送给班上一人一样。”

“黑猴”作了一个鬼脸，轻声说：“学文化罚苦工啦！”

“四斤半”取出六条肥皂。

“一个人一块。”

“这还用得着。”黑猴说。

这时窗外来来去去挤了一堆人探头探脑。

“听说二营的劳动英雄‘四斤半’来了。”

“‘四斤半’在二营当劳动英雄，跑到我们一营来，骚情什么！”

“人家来转变我们呢！”

“球！”

窗外每一句话，都象针一样，刺着“四斤半”的心，“黑猴”的胆更壮了，跑到“四斤半”跟前，手插在大腿上，站着骑马式，脑袋在奖章前左晃右晃，开着难堪的玩笑：“啊唷！劳动英雄牌牌呢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”

“四斤半”的脸绯红着，但他并没有发脾气，他转过脸去，偷偷地把四个奖章都取下来，放进挎包里。

“少讲些怪话好不好！”班长吼着“黑猴”，又转向“四斤半”。

“笔记本铅笔都分给他们，肥皂你自己留着用吧，都困难。”

“不！这都是边区政府发给我的奖金买的，小意思，大家都辛苦……”

夜里，“四斤半”好久都睡不着，他想着政委的谈话，创造模范班；想着在延安得到的光荣，想着途中老百姓对他的景仰，想着“黑猴”他们对他的讽刺，这几个场面，好象几张照片一样，在他的脑海里倒来倒去。他想，要创造模范班，首先要帮助“黑猴”转变，“黑猴”的思想没有搞通，不知道劳动英雄真正的光荣，要这样……去宣传他，要这样……去帮助他……

“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困难。困难跟共产党员在一起，只有困难投降，没有共产党员投降的事！”他告诉他自己。

鸡开始叫起来了。

四

随着土地的解冻，空气的日渐温暖，班上跟“四斤半”的感情，也日渐融洽起来了。

自从开荒以来，“四斤半”就和“黑猴”在一个组上，“黑猴”总是把“四斤半”当成新鲜东西来研究着，问长问短，问这问那。“四斤半”把在延安开劳动英雄会议看见的、遇到的、听见的，都告诉他，他听得神往……

“一个劳动英雄，比谁都还吃得开？”半晌，“黑猴”嘴里迸出这么一句话来。“四斤半”没有答复他，他又加上一句：

“哪个见过毛主席？你却见了，还握了手！”

“那有什么，只要努力，今年当上个劳动英雄，一样去延安见毛主席！”

“不行，”“黑猴”说，“我嘴巴不好，爱说怪话。”

“今后说怪话注意点就是。咳，你那样大块大块的，要打碎，现在有潮气，好打，以后干了，就难了……咳！”

“四斤半”挖出一根梢子，右手提出抛到坡下，那里惊动了一只野鸡，“扑嗤”飞跑了。

“黑猴”看见“四斤半”满脸流汗，颜色也不红，似乎不舒服的样子，但他仍一镬一镬地挖着。

“你歇歇吧！”“黑猴”说。

“不，还是慢慢挖吧。今天少挖点，挖上三亩，拉平下来，我们每人一亩半。”

“黑猴”受了很深的感动，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我们还是分开挖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挖得多，我挖得少，每天都拉平，我把你的成绩都拉下来了。……咳呀！多硬！……你是劳动英雄，计划大，怕完不成。”

“不要紧，”“四斤半”抬上手腕抹去流到眼皮上的汗，“你身体弱，单独挖，挖不多，公布出来，不好看。”

“黑猴”望望左右，对“四斤半”说：

“嘿！他们都在休息，我们歇歇吧，抽袋烟。饭快送来了。”

“黑猴”跑到一班那里，拿着一根燃烧着的柴，柴上冒着一缕青烟。

“四斤半”走到脱棉衣那里，从小口袋里拿出一盒纸烟，两人各燃一支。

两人沉默了几秒钟，享受着太阳晒在背上的愉快。

“黑猴”望着“四斤半”的胸脯，想起“四斤半”第一天的情形，好象犯了罪似的，孩子似的问：

“你还怪我吗？”

突然的发问，“四斤半”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怪你什么？”

“不怪，为什么不挂上你的英雄牌？”

“呵！……”四斤半本来想说，“你还提那个事呢！”但他没有这么说，他说：“大家都没挂，我一个人挂着没有意思！”

“挂吧，这是你的光荣，应该的！那时，我思想没有搞通，我的不对，现在我懂下了，向你学习，我要再笑了你，就不是人！……你知道不，连上大家都心服你？”

“你们都进步了，我不怪你们，是实话。”

“好！那你就一定把牌挂上！”

“等今年大家当上了劳动英雄，一起挂。”

“黑猴”看见“四斤半”很固执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向天空慢慢吐着，笑着说：

“你不挂，借给我挂几天，我很喜欢呢。”

“行，行！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急什么，收工回去就找给你。‘黑猴’，再挖一阵，就吃饭了。”

第二天，全连集中在一个山头，无数的镢头，在阳光中闪着银光。

连长吹了哨，叫大家休息喝开水。

一窝人嚷着围着“四斤半”，有的捉手，有的捉胳膊，“四斤半”站在人丛中，动也动不得，只是笑。“黑猴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长方形的“劳动英雄”奖章——昨天他从“四斤半”那里要来的——走到“四斤半”跟前，把奖章别在“四斤半”的衣襟上，“黑猴”正正经经的说：

“前时，上级给你挂上；现时，我们——就是大家常说的‘落后分子’吧——给你挂上。这个意思就是：上级下级，进步分